

《東華漢學》第 34 期；307-310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21 年 12 月

紀念蕭馳：清光猶為君

楊玉成*

筆者數月前接到《東華漢學》一件古典詩的審查案，審查未半，卻接到主辦單位來電，告訴我蕭馳老師辭世的消息，突然解除了匿名審查人的任務。驚訝之餘，深感扼腕、痛惜。這個巧合以及往日同行的往來與因緣，使我有責任略贅數語，紀念這位前輩與好友。既然最初作為審查人，我應該繼續完成原來的任務，但這終究是一個無法完成的任務，「匿名」不得不變成公開，作者卻無法回應了，「審查」最終只能變成某種回憶與紀念。

閱讀〈傾耳易水，過目淇山——詩人與史〉，讓我重溫了蕭馳老師熟悉的思路與聲音。這篇文章延續他對中國古典詩學一貫的思考，卻轉向懷古主題。本文從「詩」、「史」、「事」開始思考，進而從「類」（事類）的觀點重新探討詩與史的關係，一貫廣泛對照中西文學傳統，藉以突顯中國古典詩的特徵。他參照《易經》的思想系統，注意到從劉向《世說》到劉義慶《世說新語》及其眾多流衍，闡述「類」的意義，發人所未發，不僅顯示這是一篇近年同類論題的優異之作，令筆者感受更深的是，蕭馳是一個真正的讀書人。蕭馳一貫關注語言進路，旁徵博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引，卻回歸詩歌文本的細膩解讀，將「事類」重新納入詩歌語言，闡述漢語與古典詩特別是時間感知的特質。這個觀點在第四節〈青山映襯，青史不滅〉達到高峰，將懷古與山水結合為深具歷史厚度的抒情空間，對懷古詩的美感特徵提供具開創性的開拓與深化，尤為精彩。全文融語言、思想、詩學於一爐，恢宏與細膩兼具，筆者願意給予高度推薦，讀者在字裡行間可以感受到堅持宏觀與微觀的張力與平衡，前者需要開闊的視野與文化關懷，後者需要客觀綿密的具體實證，在兩者間隙不時流瀉某種開拓中國文學的熱忱甚至渴望，筆者認為這是後學者最應注目及學習的地方。

對筆者來說，對蕭馳的最初印象是研究生時代拜讀《中國詩歌美學》（1986）、《中國抒情傳統》（1999），記得當時仍略感艱深，但見解獨到，卻能配合深刻學理，成為我學生時代效法的學術偶像之一。畢業後筆者任教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在二〇〇九年夏天特地邀請他蒞校進行約兩個禮拜的短期訪問，仍記得最初前往學人宿舍接風的印象，略顯壯碩的身形，一派古道熱腸，旋即一見如故。其中大約一週時間在本系舉行系列講座及研討會（另一週安排至其他學校演講），暨大座落於中臺灣的埔里小鎮，講座大多安排在夜晚（學生在鄉下晚上無處可去），講題是〈大觀園與紅樓夢主題的反諷性質〉、〈山水詩發生研究的新思路〉等，猶記得蕭馳宏亮、坦率的演講神情，從《紅樓夢》到山水詩，著實帶來一陣旋風。連續幾個晚上，邀集數人，記得廖肇亨教授也是座上客之一，在空闊的暨大校園面對星空，天南地北，放言高論，使這些夜晚的交流憑添某種神奇色調，成為後來繚繞不斷的印象。偶爾論及時事，可以感覺蕭馳個性獨特，見解鮮明，關注甚至憂心時局，仿如一個古代書生。三年後，蕭馳老師再度蒞校演講，重溫愉快的論學經驗。稍後他在〈陶淵明藉田園開創的詩歌美典〉對筆者舊作〈田園組曲：論陶淵明《歸園田居》五首〉商榷補充，可說是交換著作引起的漣漪。在我的印象中，蕭馳風格獨特，個性爽朗，認真坦率，如果仿效魏晉阮籍的青白眼，這是我感覺值得以「青眼」對待的讀書人。

蕭馳老師專長古典文論、古典詩，更廣泛旁涉中國的文學與思想。他後來將早期學術集結為三卷本《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包含《玄智與詩興》（2011）、《佛法與詩境》（2012）、《聖道與詩心》（2012），大多曾發表於著名學報，品質優異，見證他長年的精進與努力。這個抒情傳統三部曲從漢魏貫串到明清，顯示恢宏的視野與深刻的哲思。當時筆者受命擔任第三卷匿名審查人，不知何故「匿名」再次失效，猜想是對我冒昧的評論感到興趣，居然從新加坡打來國際電話，詢問我進一步的看法。一開始我不無驚嚇，旋即深深感念他的直率，不以學術商榷甚至異見為忤，不吝傾聽同行的聲音，一貫純真與開放的學術態度。在我看來，蕭馳在古典詩同行裡最明顯的特徵是哲學的深度，致力開拓「抒情傳統」的存有論面向，這種創新的企圖對後來研究者提供寶貴的啟示。三卷本《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穿梭在文學與思想之間，嘗試將兩者緊密叩合，表現出學界稀有罕見的格局與能力。蕭馳雖然關注抒情傳統，或許由於大陸及海外漢學背景，筆者感覺仍有顯著的差異。如〈「書寫的聲音」：《古詩十九首》詩學質性與詩史地位的再檢討〉，以「雙重文類」精彩的論述對高友工提出修正；《聖道與詩心》批評學界以現代文藝美學解釋「情景交融」，強調王船山「天人之學」的哲學視域，重心從主體轉向存有，都與學界通常論調有異，嘗試發展一種更深刻、更多元的聲音。其他著作如〈大乘佛教的受容與晉宋山水詩學〉對佛教語境的深入挖掘，〈如來清淨禪與王維晚期山水小品〉對王維南北宗歸屬及詩的細讀，〈中唐禪風與皎然詩境觀〉對禪宗脈絡的爬疏對照，都是令筆者印象深刻的力作。在這些著作中，文獻精熟，觀察深入，形成蕭馳另一種特徵，並非某個特定學派所能拘囿。由於相隔異地，後來並無更多切蹉的機緣，大多是在研討會之類學術場合相遇，可能是專業與興趣接近，總有許多共同的話題。猶記得有一次聽他描述後來集結為《詩與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長》（2018）的撰述，對親歷山川的興奮與熱情溢於言表，最終形成厚達六百餘頁的巨著，對「山水」、「風景」展開深入新穎的論述，我得以在紙上繼續聆聽其教益。

蕭馳老師好學深思，學術熱情始終不減，近期仍有〈中古漢語名詞與山水大象——一個語言學／詩學的跨學科研究〉（2020）、〈論興：一個漢語故事〉（2020）等著作發表，可謂至死方休，在學術界實屬稀有。失去這位前輩與同道，讓人悵然若失，筆者最傷感的是殞落了一位純粹的讀書人。作為古典詩學的同好，我想起常建〈宿王昌齡隱處〉對詩人王昌齡的緬懷：「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為君」，雖然只是若干浮光掠影，但腦海中的故人容顏彷彿散發某種光輝，願以這種古典的光輝紀念蕭馳老師。帶著回憶與傷感閱讀這篇遺作，當我讀到蕭馳引述孟浩然名句「江山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時，這句詩瞬間化為現實，陶淵明說「縱浪大化中」，蕭馳已縱入這條古今長河之中，我想，紀念這樣一位學者最好的方式，就是讓這種精神與聲音永久綿延下去。

《東華漢學》第 34 期；311-316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21 年 12 月

會通與迴盪——記蕭馳教授與東華二三事

吳冠宏*

目前專業掛帥，各領域都有專家在進行精緻深入的研究，但愈來愈少有人能以通博的視野，過人的膽識及氣魄縱橫於文史哲各個領域，出入於中西之文獻與理論，並且貫穿好幾個時代，當今學界正需要這樣的學者，而非護守一端的專家，尤其是爬梳中國的學問，必須如此，才能真正打通其任督二脈，為詩學與中國傳統文化開啟新的研究方向，而撰寫「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三大卷（《玄智與詩興》、《佛法與詩境》、《聖道與詩心》）的蕭馳教授，完整地呈顯玄學、佛學與儒學三個思想內涵下的古典詩學內涵，使學界抒情傳統的文化論述得以展開全面性的探索，正是在我心目中達此高度、廣度、深度的理想學者。

有鑒於此，我撰寫國科會「延攬客座科技人才」，力邀蕭教授於2013年10月1日至2013年12月23日期間來東華中文系講學，此時他已結束新加坡的教職而隨夫人遠居荷蘭，很高興這樣的想望，最後可以踏實成行。在東華除開設一門「魏晉以降中國詩學之進境」研究生課程之外，在任期間，他也為本系學生進行「中國古代山水美感中的『景』」和「中國古典詩學中的『詩勢』」兩場講座，震撼東華師生的哲思與詩心，如

*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當時就讀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班的交換生徐樑（現任教於上海師大中文系）便不時來函傳達他十分懷念在東華聆聽蕭老師上課的美好時光。

蕭馳不僅以他出入中國山水文學的學養，為我們洄瀾的山川增色添光，在2013年10月4日，我和他更一同參加中正大學中文系主辦的「抒情傳統再反思座談會」以及台灣中文學會之《玄智與詩興》新書精讀會活動，當時與會對話的學者有顏崑陽教授、楊儒賓教授、廖棟樑教授、蔡瑜教授、賴錫三教授、毛文芳教授…等，可謂人才薈萃於斯，會場精彩的對話錄處處有珠璣，收在中正漢學第22期，值得一覽再覽。另《玄智與詩興》一書，立基於「詩情即哲理之所本」的視域，踏入中國詩學與思想哲學二者往還之關捩，從王弼、阮籍、嵇康、郭象、陶淵明之詩與思的探索，對漢儒宇宙圖式展開步步解構，使詩與思之間，情與理之際，不僅是因果關係，經由兩者之間的互涉與共鳴，指向背後更大的文化脈絡，觸及抒情文類發展中幾個具關鍵性的本質觀念，如自我、當下、超越…等，我曾為此撰〈天光雲影共徘徊——評蕭馳《玄智與詩興》〉書評一文，亦刊載於中正漢學第22期，可以參考。

當天結束活動後我們留宿一晚，第二天就順道飽覽嘉義的農村風情與中正大學的後山景緻。其後我們一同北上，因為他有位遠從新加坡來台的學生，想要見師一聊，我建議可以相約在台北火車站的郵局碰面，再一同上微風廣場用餐。等候時，他聊著這一位優秀的學生，栽培的關愛之情溢於言表，卻久候不見學生蹤影，原來人生地不熟的學生坐計程車前來，先是塞在路上，計程車又將他載至火車站旁有多處入口的台北郵政總局，致使在台北火車站裡的郵局苦苦張望的我們，緊盯週六火車站內超多的人潮而頻頻落空，學生來電問：「蕭老師，您到底是在哪一個窗口？」望穿秋水的蕭馳怒飆：「就只有一個窗口，拜託，你到底在哪裡？」眼睜睜的看著訂好返花火車票的時程已逐漸逼近，蕭馳急切的心情可想，「台北火車站的郵局」，各自不同的判讀，遂造成當天師生難得一聚的機緣益形匆促了。

蕭馳在〈嵇康與莊子超越境界在抒情傳統中之開啟〉一文，曾透過嵇康恬和淵淡的詩境，對於莊子與嵇康之關係做了深刻的連結。他講學期間，我正在執行「道玄之際——從情之有無到氣的感通」國科會專書寫作計畫（後來完成《走向嵇康》專書），他在詩學上開啟莊子與嵇康之意義，將抒情傳統從主體論視域延展至互為主體間的關係，認為抒情不僅是情的表達，也是情的解消，開拓了抒情傳統的格局，與我研究的進路頗有異曲同功之妙，並極具相互對話的參考價值。他雖長年旅居新加坡講學研究，但其間所發表的論著在台灣的學術界已獲得廣泛的討論與回響，除聯經出版《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三大卷之外，其後更孜孜不倦，致力於中國古代詩人的山水美感話語研究，《詩與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長》，正代表另一階段研究成果的集結與高峰。

蕭馳入宿東華素心里以來，即不時流連驚異於東華校園的秋詩篇章，想必坐臥在這環滁皆山的地景裡，一定讓他分外自在與歡喜，不再只是心中自有丘壑吧！當我說起花蓮的地震、颱風特多，美麗是要付出代價的，他總是愣著。10月31日，我們共食晚餐後，各自回研究室忙碌，不久後突遇地震來襲，研究室書架上的書零落掉地不少，這次的震度不小，應該有六級左右！連老花蓮的我都不免緊張起來了，更遑論久住新加坡的他，經此一震是否會過度惶恐而難以承受？於是我趕緊快步地前往他的研究室，當晚被震得驚魂未定的他，結巴不安地告訴我「真是太恐怖了！」一副世界末日即將來臨的模樣，其實這是融入我們生活世界的必經儀式吧！我只是好奇，他偌大的身軀是如何如他所言般瑟縮躲入桌下狹小的空間？

11月29日（五）小週末，我將碩博班的導生聚安排在東華大學的後花園——鯉魚潭，亦力邀蕭馳共聚同遊。我們師生沿著湖畔慢走，自在賞玩、聊天，這般好風如水的午後，恐怕連蕭馳都願意暫擱滿腹傳統山水的文學風景，而以不斷移動的詩眼，穿梭「綠筱媚清漣」，並伴隨這一群年輕學子們一同踏出青春的步伐。其間我聊到：「想起在臺大讀博士班的我無意間觀賞到大陸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難以形容觀

影後不知手之足之舞之蹈之的歡喜，真是太棒了！」蕭老師聞之發愣，進而說：「我也看過，還好吧！」這樣的回應真是令我有點失落！大家走賞一圈後，在湖畔樹窩共食，他高度讚賞這家的鹽烤魚與桶仔雞，順便向我抱怨之前在花蓮市的王記茶舖，並握緊筷子激動地說：「簡餐簡直是難以下嚥，只有珍珠奶茶還可以。」當天結束後同行的郭惠珍同學竟貼心地上網為我取下「陽光燦爛的日子」，我抱著無比興奮的心情重覽，有如一場夢醒，自己如實地重溫了蕭馳「還好吧！」的判讀，才思及我和他竟有十七年的歲差，而三十歲第一次觀賞時正好抓住了青春的尾巴，滿心的惆悵卻在蕭馳—我—同行年輕學子的交疊身影中逐漸消散，畢竟縱使綠草如茵、花奔續放的歲月難再，生命終究會一棒一棒地傳衍下去！

12月9日蕭馳參加我主持「言志與抒情的交響」之計畫所舉辦的「中國抒情傳統論壇」，與柯慶明教授、顏崑陽教授、呂正惠授、曾守正教授四位中文學界抒情傳統深具代表性的學者一同來探討此一重要的知識型態與文化現象。蕭馳曾自云：講學期間，利用大學圖書館所提供的研究成果以及學術交流所激發的思維，奠定了他對杜甫夔州詩和元結、柳宗元山水書寫的研究論著的基礎，對於台灣以有限的學術資源，可以發展出如此輝煌燦爛的學術文化，使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得以發展和弘揚，並融入現代思想文化潮流，的確令人驚歎。

蕭馳返回荷蘭後，我們仍偶爾通個信，問候彼此或寄書分享，淡淡的，卻一直延綿未斷。今年六月我寫信代東華漢學張蜀蕙主編邀稿，他也慨然允諾，分別一段時日了，感謝他對東華的支持依舊，他的特邀稿尚在處理中，豈料…

我怎能忘記蕭馳要結束東華講學離開花蓮的下午，當天北上的火車竟安排在唯一沒有手扶梯可以上下的第三月台，我協助他將另一箱笨重的行李隨樓梯一步一步地拉上月台，送他坐上火車、安頓好行李後，便說聲告別並叮嚀：「你到台北就要自己處理行李囉！」下了火車，我正準備從月台走向出口的樓梯，突然聽到蕭馳以宏亮高昂的聲音呼喊我的

名字，頓時間彷彿整個花蓮火車站都是我名字的回響，以為出了什麼事了，我著急地轉身走回來，發現他竟也奔出火車向我跑來，這一位山東熱血的友人突然給向來情感內斂的我一個熱情的擁抱：「謝謝你！」我起先是驚嚇，後打從心底暖和起來，仍惦記著他一路辛苦遙遠的回程——荷蘭，多麼感謝這一段時光我們有緣得以共處，尤期待未來能有重聚的時候，並且告訴他我故鄉這一片寧靜以致遠的山海，會一路相送……

我不禁回眸蕭馳2017年7月9日的來信，那雖是未能成行的美麗邀約，但不論置身何處，相隔多遠，我們都共同擁有並珍愛波瀾壯闊的漢語文化：

……你短文最後的感慨，吾亦有之。近幾年在歐陸，主要穿行于歷史文化叢林之中：博物館、古跡、為詩人吟詠的名山水，時時踏訪，漸漸遠離政治世界之紛擾。為過冬、亦為最終解決在歐陸久居計，吾近在雅典購得小居一處。你們這次來歐洲赴會，時間不巧，否則可以到寒舍小住，一起尋訪希臘愛琴古跡，論文論道。吾最近由景觀研究，觸發對山川地貌與文學關聯的種種遐想。當然，或許更正經的是對漢語本質的思考。